

# 清明粿

王琨

小时候家父总爱夸我聪明、喜欢看书，个头也长得快。他喜欢理一头短寸，红扑扑的脸洋溢着纯真的微笑；他总喜欢带我到书房，一次，他把我拉到床边坐下，随手翻开枕边的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说：“这本书值得深度阅读！”我的书生父亲，用他的循循善诱引领我成长。

年少时，每逢清明节，家父总会带我到田间地头采鼠曲草做清明粿，那是我喜欢吃的点心。清明粿，那淡绿色宛如碧玉般的果子，甜咸兼有，让全家人一饱口福。依稀记得十来岁时的趣事，距离清明节还有些日子，我嘴馋，想让父亲早点做清明粿给我品尝。午后，我和小伙伴在河边玩耍，看到河边长着许多鼠曲草，每株都很高，我迫不及待地告诉他们，采摘之后可以做清明粿食用。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，我兴冲冲地抱着一大捆鼠曲草回家，让父亲赶紧做清明粿。父亲笑弯了腰，说我这个“小馋猫”摘错了。他用心地教我如何辨认真正的鼠曲草，鼠曲草外表长着白色绒毛，每株顶上还会开一簇黄色小花。

每年的清明节，父亲都会采集鲜嫩的鼠曲草制作清明粿，让我吃个痛快。犹记得那年清明节，父亲罹患癌症晚期，卧病在床的他已无法再做清明粿。我回家探望他，听他念叨着，想吃清明粿。我便到亲戚家，带回亲戚刚做好的清明粿，喂给父亲。他尝了几口，叹气：“舌头不知怎么，尝不出味道，连鼠曲草的香味也闻不到了。”我鼻子一酸，抱着父亲流泪了，是癌细胞已侵袭了他的味觉……后来，父亲终究没等到恢复味觉的那天，我还没来得及到医院见他最后一面，就得到他永远离开我们的消息。

又是春雨绵绵的清明时节，故乡的田间，鼠曲草又整齐地冒出来了。如今的我没有时间回去采摘鼠曲草，只好让家人做好清明粿备用。父亲的坟冢，静静地卧在山头，我将素白的春花和清明粿轻轻放在坟前，问：爸爸，这一次你能尝到鼠曲草的味道吗？

# 父亲的大衣

盛林国

在我心目中，父亲总是那么地英俊魁梧，声音低沉有力。“做人要正，老实人不吃亏”，这句朴素的话语，影响着我的一生。

每当冬季来临，寒风凛冽，父亲总是披着那件蓝色的大衣。那件大衣仿佛是他身体的一部分，散发着温暖与力量。每当我放学回家，看到他迎接我的身影，心中便涌起一股幸福感。他总会用那件大衣将我裹住，驱散我心中的寒意。在他怀抱中，我感受到的是无尽的安全。

有时我在外面受了委屈，父亲会将我揽入怀中，用那件大衣将我紧紧包裹。他轻声给我讲述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事，讲述那份忠诚与坚韧，仿佛在用英雄的信念为我筑起一座精神的堡垒。当我取得成绩时，他也会用那件大衣裹着我，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，给予我温暖的奖励。

十五岁那年，我走上了军旅生涯，穿上了军大衣。每当我披上厚重的外衣，心中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父亲的大衣。那件蓝色的大衣承载着父亲的期望与教诲，伴随我成为一名普通的战士逐渐成长为一名师长。我每一次的进步和升迁，都是对父亲精神的传承与延续。

如今，父亲虽然已离开我多年，但他的精神依然在我心中生根发芽。每当我感到迷茫时，总会想起父亲那句朴实无华的话语，心中就又充满了力量。

又是一年清明时节，我想起父亲那件蓝色的大衣，想起父亲的温暖与教诲——做一个正直、诚实的人。

# 种菜

司红

淅沥的春雨过后，我在院落外面的空地里撒下了菜种，怀揣着期待的心情，几乎每天都要去看看它们是否萌芽。绿意始终未见，我嚷嚷着，长得也太慢了。母亲听了，笑着摇摇头：“哪有这么快就发芽的？种庄稼急不得，就像你写文章一样，都得慢慢来，日积月累才能见成效。”

母亲朴实的话语让我猛然醒悟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人人脚步匆忙，然而静心思考你会发现，最早抵达终点的，往往都是那些长期主义者。

“想要做出好作品，必须下功夫打磨，这个时间是省不了的。”电影《哪吒》爆火，导演饺子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。他可谓五年“种菜”，每处细节都凝聚着无数心血与汗水，因此才有了银幕上的精彩呈现。

无独有偶，雷军也讲过类似的观点。“你想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你肯定要是个长期主义者，伟大是熬出来的。”在创建小米品牌的初期，他遭遇了无数的质疑和轻视。然而，雷军并未被这些声音所动摇，而是选择用行动代替空谈，将精力倾注在产品研发和质量提升上。正是这种脚踏实地的“种菜”思维，才让小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，并拥有了更广阔的市场和空间。

雷军的“熬”字，说起来简单，但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人？太多的人渴望快速看到成果：听两分钟解说，便以为自己读完了一本书；锻炼刚三天，就期待体重骤减；学习仅五日，便幻想着考试一举成功。然而，人生中的大多数成就，往往源于日复一日的坚持与积累，而非一蹴而就的速成。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或许就会学着与时间做朋友，在光阴的长河中，耐心深耕自己热爱的事情。

再次去看那些菜种时，我已放下急功近利之心，享受等待的过程。我相信，在等待中，那片绿意会悄然出现，带来不期而遇的惊喜。

# 时光里的麦香

林发明

母亲是一位典型的农家妇女，只读过两三年书，做起面食来却是行家里手，做饅饅更是一绝。十五岁那年，母亲教我学会了擀面条，做饅饅时让我揉面，她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让我将来分担另一半的家务。

哪知长大后，我娶了一个土生土长的福建媳妇，天生的南方胃，一开始米饭百吃不厌，面食看都不看。我学着“淋”饼，以前看母亲做得挺简单，自己做，却不是烧焦了就是厚了，口感不好，妻子是连看也不看。经过多次练习，当我把一张张薄薄的面、两面金黄的饼端上餐桌的时候，麦香油香在整个房间氤氲，妻子破例吃了一点儿。

休班回老家看父母，返回时包里除了时令蔬菜，饅饅是少不了的。与馒头相比，饅饅口味独特，麦香更浓，妻子居然也吃了不少。母亲农闲时来我家住，做枣饅饅，在揉好的圆面团上用两个食指对挑，再插上枣，我也学会了。母亲走后，我自己做了一锅，打开锅盖，一个个枣饅饅宛若婴儿粉嫩的脸蛋，憨态可掬，麦香四溢。那晚，妻子吃了个肚儿圆。

上车饺子下车面，这是我们家乡的待客之道。饺子是指水饺，是送别之礼，有祝福之意。面是指面条，象征长久。去年国庆节时，儿子和儿媳妇从异地回家，我和妻子做了炸酱面，倒不是把孩子当客人，纯粹是想改善一下伙食。我有事晚归，当看到妻子亲手揉的面团在俩孩子的操作下，变成长长的面条时，我笑了。孩子返回后，时不时地在家族群里发一些做烫面包和花卷等美食的视频。我很欣慰，仿佛看到了我的影子，闻到了麦香。

在漫长的磨合里，麦香逐渐成为我们一家人生活的底色。那些被麦香浸润的日子，治愈了妻子胃里的异乡感，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、更加美满。

# 春衫记

刘志坚

早上7点，我穿着一身薄棉服，在小区门口的玉兰树下打太极。树梢的花骨朵儿鼓胀得发白，像蘸饱了墨的毛笔头，眼看就要在料峭春寒里润开第一笔春色。

有人跟我搭话：“刘哥，您这棉袄再穿下去要捂出痱子啦。”我一看，是隔壁苏姐要送孙女去上学，祖孙俩都穿着鹅黄色卫衣，活像两棵刚抽芽的连翘。我嘿嘿一笑，舞动的云手却不停歇：“你年轻气血旺，我这老寒腿可受不了春寒啊。”

说话间，大门口的人流熙攘起来，很快就成了衣衫的展台。去公园晨练归来的老兄弟们，有的把皮夹克搭在臂弯，只穿着靛青色棉毛衫；有的敞开棉袄的怀，露出内衣裹着的、再怎么练也缩不回去的肚子；穿短袖跑步的年轻人后颈冒着热气，仿佛刚出笼的馒头……流动卖菜的三轮车叮当驶过，菜筐里水灵灵的香椿芽儿挨着白萝卜，倒比人还守得住时令。

一套太极打完，我去市场买菜，入眼的衣衫更是纷乱：卖豆腐的李姐穿着枣红羊毛衫，额角沁着细汗；穿露脐装的姑娘神态自若地挑草莓；穿貂皮大衣的富态女人和穿橘色薄工装的清洁工，同时伸手去抢最后一捆香椿；卖鲜花的汉子穿着羽绒服、推着三轮车穿梭在人群中，车斗里的风信子开得绚烂，紫色花瓣擦过外卖小哥的皮裤……

午后时分，阳光突然变得滚烫，空气里飘着草木返青的甜馨。我去水产市场买海鲜，看见大门口的修鞋匠脱掉绒裤，套上洗得发白的薄牛仔褲；抱着闹觉婴儿的年轻母亲，穿着短袖T恤，额头依然挂着细密的汗；卖鱼的老赵脱得只剩汗衫，抡起斧头砸冰块，他媳妇却裹着棉坎肩，说是前两天流感刚刚好。狼牙海鳗被冰一激，在塑料盆里扭动，蹭得盆壁沙沙响，倒像在替人们挠那蠢蠢欲动的春心……

下午4点，我去小学接孙女放学。接孩子的家长们，有的穿风衣，有的穿连衣裙，有的穿薄棉衣，像各色错季的花儿开在一起。突然起风了，卷起的柳絮掠过光脚踩单鞋的辣妈，她打了个喷嚏，赶紧从帆布包里掏出备用的袜子套上。还穿着防晒衫的女人则抱紧肩膀，跑到便利店门口买了杯热饮。卖烤红薯的老头儿早有准备，从铁皮柜里翻出军大衣披上，炉膛里的炭火映着他脸上的皱纹，像在昭示着一条条人生经验。

晚饭后，我下楼倒垃圾，遇到二楼的小伙子穿着短裤取外卖，便多了一句嘴：“年轻人，要护住膝盖呀！”他一笑：“得令呀，大爷。”我哑然失笑，不由得回想起五十年前的春天，我也曾穿着单裤在山坡上追逐野兔子，全然不顾冻骨头的春寒。

路灯一盏盏亮起来，我把棉袄裹紧了些。明天是什么天气呢？不管是啥天气，这乱穿衣的时节，总是让人欢喜的。